

國士典型陳方（下）

紀念芷町先生

● 李 白 虹

行憲前後艱苦奮鬥

民國三十五年下半年，一方面中共軍在各地區不斷攻擊國軍，佔領重要城市及交通線，美國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處，舉行停戰談判。但中共毫無停戰誠意，形成「打打談談」的局面；另一方面政府決定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積極進行增補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十二月廿五日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並決定三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實施憲政。

此一階段芷町先生對公文之處理，主要為配合蔣中正主席之政略與戰略運用。例如有關軍事調處問題，依職掌係由軍務局主持幕僚作業，政局僅於必要時作部份業務上之配合；有關各機關呈蔣主席之政務人事調動案件均不簽註意見，逕將原件呈核；至屬於經濟緊急措施（包括金融、糧食、物價管制等）之公文則視必要情形簽擬意見，但隨到隨辦，以免貽誤事機。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因中共一再堅決拒絕政府和平解決方案，展開全國叛亂軍事行動，並在各地區發動羣衆「反饑餓」「反內戰」的大遊行風

潮，政府忍無可忍，遂決心動員戡亂。六月廿八日最高法院總檢察署下令通緝毛澤東。七月四日

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通過「勵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叛亂方案」，宣佈國民革命已進入戡亂階段。此時司法機關與軍法機關對審判共謀叛亂活動案件持有不同意見。司法機關主張由普通法院依照「刑法」內亂罪規定審理；軍法機關則認為共謀滲透顛覆活動無孔不入，調查搜證必須由深刻認識共謀秘密工作方法兼具法律知識之軍法官審理始為有效，雙方爭執頗烈，呈報蔣中正主席裁決，有關公文依例交政務局簽辦。筆者經搜集中共資料及法院組織法與戰時戒嚴法等詳加研究，擬提出「設置特種刑事法庭方案」，以兼顧司法機關與軍法機關所考慮利弊得失之意見，多次與芷町先生反復商討，最后芷町決定支持此案，旋簽擬具體方案，經文官長轉呈，奉蔣主席批准實施。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國務會議通過「訓政結束程序法案」，同月廿五日中華民國憲法開始實施，國民政府宣布次年三月廿九日召開國民大會。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國民大會選舉蔣主席中正為行憲後第一任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

五月廿日正式就職。同月廿四日派吳鼎昌為總統府祕書長，原「政務局」改制為「總統府第二局」，芷町先生担任局長，並保荐筆者為副局長。

惟此一時期蘇俄全力支持中共軍事叛亂行動，東北、華北軍事情況逆轉，而國內因八年抗日戰爭後民力凋敝，財政經濟危機重重，雖政府於八月十九日宣佈改革幣制，發行金元券，但仍不能控制通貨膨脹與物價飛漲，致大局形勢日非，全國人心惶惶。芷町先生當時以嚴肅的態度對筆者表示：吾儕應以孤臣孽子的心情，盡忠職守，奮鬥到最后。十一月十三日中央政治會議祕書長陳布雷自殺逝世，芷町先生於傷慟之餘，作輓聯以示哀悼：

「有聲傲天，有淚傲泉，盡瘁報難歸一死；
能恕我狂，能容我狷，永懷風誼動千哀。」

餐會致詞聲淚俱下

十二月廿四日吳鼎昌辭祕書長，由吳忠信接替。此時中共提出最苛刻之和談八條件，而國內

與李宗仁有關軍人及程潛等促請蔣中正總統下野，以便利和談。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一日蔣總統發表文告：「爲促成國內和平，不計個人進退。」旋於一月廿二日正式宣佈「身先引退」，由李宗仁代行其職務。此一時期有關蔣總統宣布引退之文件，即係芷町先生所草擬。李宗仁代理總統就職之日，筆者在場聽李宗仁演講，他強調日本投降時保持良好紀律與秩序，實即暗示不惜以任何代價，向中共屈服求和。筆者乃於回局時匆促建議芷町先生，並得其同意，立刻報奉吳祕書長忠信核准，將「第二局」歸併於「第一局」（係主管文書與典鑿等業務），而將第二局原存之蔣委員長兼主席歷年手諭與機密檔案，加以清理後送由「機要室」密運台灣。局內職員除留一人入第一局作爲聯繫（熊編審望權自願留任）外，其餘一律資遣回鄉。芷町先生在告別局內同仁之最后一次餐會中懇切致詞，聲淚俱下，蓋操心危而慮患深也。

千戈玉帛皆塵土 獨向深宵寫竹枝

民國三十八年春，芷町先生離職後攜眷先赴廣州，因家無積蓄，乃重操翰墨，發揮「詩」「書」「畫」三絕之長才，尤專事繪竹，蓋取其「勁節高風」以自喻，並擬以所得潤筆之資貼補家用。經日夜臨寫，畫竹百餘幅，在廣州舉行畫展，惟當時正值政府與中共談陷於僵局，共軍已強渡長江，在戎馬倉皇之際，觀畫與購畫者寥寥無幾，芷町先生遂以幽默之語調，急函在穗之好

友薛觀瀾君，封面書「十萬火急」四字，內書：「陳方失敗，兄有何榮？再不趕來捧場，弟要改名陳陶斜矣！」薛君乃採取緊急措施，約請資財富裕而又好附庸風雅者多人到場訂購，暫時得以解除困難。此一時期芷町先生之心情，在其畫竹題詩「千戈玉帛皆塵土，獨向深宵寫竹枝」之句中表露無遺。

關於芷町先生所繪竹之經過及其才華風格，葉公超曾爲「芷町書畫選集」書「跋」，評述甚詳，茲抄錄如左：

「芷町寫竹，始於抗戰初期，政府遷渝，時芷町四十二歲。某夕，芷町召飲齋中，在座有彭醇士、鄭曼青諸子。芷町醉後欣然命筆，寫垂竹一幹，自謂尚似文湖州，熟視之嘆曰：非但不似文與可，實無一是處，誓今後必日日寫竹。芷町性好勝，曾見其在粵中畫展時有題竹詩云，平生寫竹不讓人，醉中揮毫更通神，其豪邁自負，可見一斑。近數十年來，朋輩中以寫竹度日者惟芷町一人耳，餘如余越園、湯定之、吳湖帆者，雖皆以寫竹見稱，然其造詣終不及芷町之深。芷町初師仲圭丹丘，兼叩九龍山人顧定之諸家，勝利還都後，乃刻意夏太常，深得其結頂壘葉取勢各法。雖與之所至，常自謂取法與可東坡，實則所得於仲圭仲昭之處最多，所謂以草法寫竹也。與湖州之以篆寫竿，以隸鉤節

，以楷寫葉者，其個性不同，所流露於筆端，亦自然而異。芷町寫竹，其風致氣韻，灑落參差，靈活生動，與變化奔放，可謂近百年來所僅有。夫書畫能反映作者之品性資質，寫作尤然。江湖末流，其失也粗野，曲學腐儒，其失也拘滯。芷町寫竹，酷似其為人，縱橫不拘小節，作畫時偶有瑕筆，亦所不計，迨其一氣呵成，激盪奔放中，自有其師承規矩，與夫神韻氣質，隱約於筆墨間，正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也。」

寫竹療饑壯胆賞心

民國三十九年初大陸淪陷，芷町先生偕眷寄寓香港禮頓山道九十五號三樓，仍以鬻畫維持生計。香港雖與大陸鄰接，但爲一自由港，在英方管理下經濟繁榮，富商豪賈與騷人雅士薈萃於此，故芷町先生舉行畫展較多憑藉。有一次在「思豪畫廊」展出精心作品多幅，他爲壯聲勢，仍以「十萬火急」函求援於好友薛觀瀾君，其函曰：「萬人所指，此險難丟！一息尚存，此恩必報！大收藏家、大鑑賞家，又與陳方沉澁一氣之周遊子，竟遲不到場，於心何忍？成何世界？」薛君亦自謂「激於義憤」，趕到畫廊，俟觀賞全廊後，不料定購已過半數，薛君當表慶賀之意，但芷町先生私語薛君：「此輩即盡購而去，恰如買菜論担，又有何榮？在他人祇求得售於願已足，在陳某換來阿堵物外，尙欲買進幾個賞心人也！在

此十里洋場，能真賞我畫者幾人？能真知怒心者則恐少之又少！此予所以『十萬火急』望兄能來，壯胆、賞心，固兩俱需要！」芷町先生在港舉行多次畫展，繪竹雖足以謀生，但非專為謀生而繪竹，其作品除藝術價值外，實充分表現其關懷故國與大節凜然之情操。例如芷町先生曾以醉後所繪之竹一幅寄贈筆者，並題詩如左：

「草木都成剪伐叢，人間誰奈斧斤凶，
醉來風潑霜毫健，要為春雷起筆龍；
醒來如醉醉如顛，恨累如山海盡填，
揮去寒梢長萬尺，可能一掃靖氛烟。」

惜此畫因筆者於民國五十年九月家遭大水災，被淹毀去，致未能併入「芷町畫選集」迄今引為憾事。

芷町先生崇尚氣節，立志高曠，特將所繪得意之作，遺其在美之二子題為「頂天立地之作」，並附詩如左：

「小樓夜夜風兼雨，葉葉枝枝皆起舞，
世間何處有桃源，自向竹中覓真趣。」

有守有為清風高節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蔣中正總統在台灣復行視事，並任陳誠（辭修）將軍為行政院長。同年八月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張其昀（曉峯）任祕書長，周宏濤任副祕書長，周宏濤一度與筆者洽談，中央有意借重芷町先生，希能函促來台。旋於七月廿八日得芷町先生復函，其原文如左：

「白虹吾兄惠鑒：金陵把別，時序如流，言念舊游，恍同隔世，所懷千萬，告語無從。比承手書，情意殷拳，責以大義，故人厚愛，自非草木寧不知感，惟弟比年以來，於公於私，隱痛實多，俯仰天地，但有愧怍。茲當本黨革新之會，綱目聿張，羣賢畢集，即以筆陣而言，希聖、曉峯、少谷諸兄均屬一時之雄，勝弟百倍，而自誠兄入替侍從，尤有駕輕就熟之妙。且今日當務之急，首在如何一秉至公，刷新作風，率身作則，振飭綱紀，不再蹈過去言是行非之覆轍，乃足使同志傾誠，天下歸心，而後始有起死回生復國救民之望；至若文字宣傳，苟能與事實表現相呼應，則據事直書，萬方悅服，雖中材亦優為之，藉曰不然，則雖布公復生，恐亦無能為役，如弟焉鈍，更無論也。一俟賤軀稍健，擬來台一游，不求名義，不求工作，倘長上不棄，則本歷年一得之愚，略伸芹曝之獻，固所甚願，惟不欲於此時上塵天聽，致貽干進之嫌；果至反攻大陸之時，如以弟尚有可用，則雖赴湯蹈火，皆願踴躍爭先也。匆匆奉復，諸維心照。即頌撰安

弟陳方頓首七、廿八」

由此函可略窺芷町先生對時局之評估，與有為守之胸襟抱負。

民國四十二年春季，芷町先生攜眷來台，寓台北市金門街，仍朝夕從事繪畫，當時行政院長陳誠曾一度囑由張厲生非正式洽邀芷町先生擔任祕書長，芷町先生以健康為由，婉謝未就，以實踐其「淡泊明志」之夙願；但同一時期，芷町先生為表示對多年追隨之蔣中正總統忠貞不貳之志節，曾專繪矗立岩石間之風竹一巨幅，呈獻於蔣中正先生並題詩如左：

「宇宙資為柱石，黎元仰若雲霓，
會看乘風赫怒，掃開華夏陰霾。」

七友畫展藝壇盛舉

芷町先生交遊甚廣，尤對擅長畫畫之友人，時以詩酒酬唱為樂，因之發起「七友畫展」。所稱七友，即高逸鴻、劉延濤、陳芷町、馬壽華、陶芸樓、鄭曼青、張毅年七位書畫家，每人均有專精與馳名之作品。舉行畫展之日，國人傳為美談，藝壇譽為盛舉。

過去曾服務於侍從室之鍾壽仁君及廣東籍之譚以宏君慕名而來，請為入室弟子，尤以鍾君天資穎悟，並勤於學習，二、三年中即卓然有成。芷町先生協助其舉行個人畫展，果然一舉成名，後在菲律賓、韓國、香港等地區展出，欣賞佳作者爭相購藏，此由於芷町先生教導有方，故衣鉢有傳人，亦堪自慰。

民國五十年間芷町先生體力日衰，作畫時手亦顫抖，最后將其作品分贈筆者及鍾壽仁、周鑫

君等作為紀念。在贈筆者的一幅中題詩如左：

「霖雨蒼生志，蕭條異代心，悠悠歸短夢，何處涕秋音。」

細釋芷町先生之意：作蒼生霖雨之志未伸，而與杜甫所詠懷風流儒雅的宋玉相比，仍是「蕭條異代不同時」；人生如夢，來日苦短，忽聞幽篁叢竹之間充滿肅殺之氣的「秋聲」，直如「秋聲賦」所謂「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頻添寂寥之感。為時未久，芷町先生旋因肺部夙疾復發，入台大醫院治療，纏綿病榻甚久，不幸於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廿七日長逝，享年六十五歲，祭奠之日備極哀榮。政論家陶希聖（侍從室第二處第五組組長）曾輓一聯如左：

「從大政之際，短篇長篇之文，勁簡周詳，無不恰當其分；

在小品之中，三竿兩竿之竹，清道疏落，可以想見其人。」

又國學大師章士釗曾有「懷芷町」律詩一首如左：

「馬枚遲速一身兼，廿載從戎未遽厭，青史霸才須有種，西江詩派可無礙；偷閒作畫工夫穩，折節論文氣象嚴；獨怪漢分微自許，為君惜墨意難快。」

（註：「漢分」二字係章氏允以其「分書」（漢隸書）贈芷町先生而未果。）

衣鉢傳人馳譽國際

陳夫人邱淑柔女士於治喪後仍留住金門街原址，不辭清苦，親操家事，幸其弟邱楠家居相距不遠，時來照料，以娛晚景。芷町先生家學淵源，後繼有人，子女共六人，除長子陳林，在大陸文革時期遇難外，女春明，適何；次子陳昌（潮青），交通大學畢業，現任教大陸；三子陳恕，電機工程師，現在瀋陽工作；四子陳育（胤繁），中華民國空軍官校第三十二期畢業；五子陳範（楷林），美國密西根大學土木工程系學士，並曾入紐約大學航空工程系研究。陳育、陳範兄弟二人現均任美國波音飛機公司高級職位，並均結婚成家，撫育孫輩多人，兩家比鄰而居，充滿和諧安樂的氣氛，芷町先生地下有知亦可無憾矣。

文末謹摘錄程滄波所撰「芷町書畫選集」之序文，以作為對芷町先生一生有猷、有為、有守的公評：

「芷町磊落一世奇男子，生平立身志節，自今以往，皆不得復見，生前之文章卓犖，歿後之風骨英靈，皆將於此寸紙尺楮中求之，人生之幸與不幸，殆難言之。孔子曰，彼遊於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於方之內者也。方芷町盛時，吾日期其遊於方內，以免保其功名。逮其老病，吾轉而勉其遊於方外，以求圓滿成功於富貴利達之上者。彼其處禁近之地，一旦傲屣尊榮，酒酣墨飽，縱筆於煙雲松竹之間，於塵世紛紜，若無一足以縈其懷抱，然其憂時愛國之忠誠，往往流露而不自覺。此其所藏所守，非有大過人者不能為，尤非神遊於方外者不克勉強而行。」

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

現已出版 歡迎購閱

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三八〇元

精裝四五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前國立東南大學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本台幣肆佰伍拾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聖文書局帳戶。